

一朵民族友谊之花

《额吉的河》创作手记

◎许廷旺

2016年，内蒙古作家协会推出的重点创作方向里有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，我熟悉这段佳话。二十世纪60年代初，上海等南方城市有些孤儿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。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，党中央决定将孤儿们送由内蒙古牧民收养。于是，三千多名孤儿被陆续送到内蒙古。

说实话，当我看到这个选题时，并没有想到以儿童文学反映这段历史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看到一部纪录片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

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位50多岁的老额吉，她生活在阿拉善沙漠边缘。在她成人后，养母告诉了她的身世——上海孤儿。我特意打量视频里的这位老人，试图从她身上找出上海人的影子。最终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无论她的身材，还是面貌，都是典型的当地人，更何况她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。

我注意到老人的生活环境：普通的房子，普通的院子。院外宽阔，光秃秃的，有数堆被风带来的沙子。在某处堆着引火用的木材。我深悉了那句俗语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阿拉善的土地把曾经的上海人养育成了草原人。

老额吉知道自己的身世后，始终有个想法，去看看当年的恩人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，每次提起时，她神情流连，目光湿漉漉的。在女儿的陪伴下，老人终于如愿，坐了十五个小时的火车，参观了乌兰夫纪念馆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老人自从走进纪念馆，一直在流泪，尤其是面对乌兰夫的照片时，泪水涟涟。

看到这部纪录片后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素材。

在我生活的科尔沁草原，有一对牧民夫妇收养了一名孤儿，视若掌上明珠。不幸的是，养母病逝了。养母在弥留之际，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，再三叮嘱养父。养父把孩子为己出，怕受到不公平对待，没有再娶。

生活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张凤仙夫妇收养了6名孤儿。张凤仙曾做过临时保育员，照顾孤儿。孤儿在适应草原生活后，被牧民纷纷领养，最后剩下了6名孤儿，最小的孤儿6岁，最大的孤儿8岁。她与丈夫商量，把6名孤儿都领养了。

家里突然多了6个孩子，原有的生活被打乱了，但夫妇感到特别充实。在油灯下，张凤仙给他们做鞋袜；丈夫教他们认字。暴风雪天气，张凤仙背着30斤的大米，从90里外往家赶。一些困难好克服，但有些困难难以克服，别的不说，一日三餐就成了问题。夫妇两人把全部精力用在抚养6个孩子身上，把他们养大成人。

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“人民楷模”都贵玛老人。都贵玛生活在乌兰察布大草原。当年，她去上海接回的孤儿中，最小的孤儿只有三四个月大。那个时候，她只有19岁，根本没有养育婴儿的经验。但她有一颗额吉般的心，没黑没白地照顾孤儿，喂奶、换尿布、洗衣服……学会给孤儿看病。她照顾孤儿不是几个月，几年，而是一生；她收养的孤儿不是一个，两个，而是28个。用“伟大的母亲”称呼老人，一点儿不为过。

像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在这些普普通通的牧民眼里，他们不是孤儿，是有父母、被父母疼爱的孩子。

春来秋走，花开花落。当年的三千名孤儿长大成人，没有一个夭折的。他们成了牧民、工人、医生、教师、警察……草原人做到了当年的承诺：“接一个，活一个，壮一个。”

我还注意到一点，这些孤儿成年后，都生活在内蒙古。有人，也曾有机会离开内蒙古，但最终他们选择留在了大草原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当年最小的孩子也60多岁了，草原人仍像当年一样惦记着他们，关心着他们。在我生活的城市里，曾生活着一位老人，她模糊记得自己有个妹妹，有生之年想见见妹妹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多部门联动，终于让这对失散多年的姐妹相认。

当我了解到这个生动的故事，有种强烈的创作欲望，但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，要做的就是体验、感悟、沉淀……

几年过去了，我等来了创作时机。这个



以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真实事件为背景拍摄的电影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剧照。



时候，已有多部文学作品描写这段佳话，尤其是电视剧《国家的孩子》热播后，又有了电影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。与此同时，也有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这一主题，据我所知的就有3部，其中包括我主编的“草原男孩”系列里的一部。我没有放弃，决定创作一部内容上更有新意、思想更深邃、艺术上更有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。

很快，我创作了《额吉的河》。

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熊熙、编辑室主任刘军娣一眼就相中了书稿，审阅很仔细，提出很多修改意见。我根据修改意见，完成第一次大修改，把书稿反馈给编辑。编辑室的3位编辑一一审读，然后总编审读，最后社长审读。

近两个月过去了，迟迟没有等来编辑意见，无非有两种情况：书稿很好；书稿有待提高。凭多年的经验，我知道情况属于后者。果然，综合三审意见，编辑围绕内容、结构、主题这3个方面，在肯定优点的同时，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。我把意见打印出来，仔细阅读。这期间，我又认真地看了一遍书稿，决定重写。

我和刘军娣通了数次电话，讨论第二版书稿采用何种叙述方式，如何设置线索，如何刻画主人公融入草原的过程……渐渐地，我脑海里有了雏形。

与上次不同，我编写完创作大纲，给3位编辑审读。在这里不得不提，这是一个年轻的编辑团队，有干劲，有热情，对儿童文学作品有独到的见解。一番探讨后，创作大纲得到了丰富，我投入创作中。

我不急于完成对一个故事的讲述，沉下心来对自己脚下故土的热爱转换为艺术构思——让河流成为陪伴，见证主人公成长的另一位母亲，这位母亲从南到北，不分民族、地域，一路相随。一场超越血缘、地域与民族的爱接力，因意蕴丰富的河的嵌入而更为动人。

我始终认为，好稿子是打磨出来的，经过数次打磨，这部书稿最终由上、中、下三部组成，以玉萍为观察视角，讲述姐弟3人被宝力皋、银花夫妇收养，成为地地道道的草原孩子，回报草原的故事。

在创作这部作品过程中，书中的人物和情节不能感动我、让我流泪，是我判断书稿是否出彩的重要标准之一。两次创作，以及后来的修改，都是在感动、流泪中完成的。

另外一点，为了打造这部作品，让内容与插画以更完美的形式相融，特邀了著名插画师颜青老师担任插画。颜青老师为了画好插画，特意去了书稿内容的发生地——科尔沁草原体验生活。

这样，一部内容有新意，结构有特色，思想有高度的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江西教育出版社对这部作品非常重视，听取了多位专家的意见，为了等待意见，付梓时间一推再推，终于近日出版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草原人以博爱、乐观、热情迎接了三千多名孤儿，用汗水、善良、生命培育了一朵民族友谊之花。如今，这些“国家的孩子”与草原各族人如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”，相亲相爱。创作《额吉的河》，是我用手中的笔为再现那段感人至深的过往所做的一点努力，唯愿这朵民族友谊之花绽放得更芬芳、更持久。

情感与诗意的自然呈现

清心歌词印象

◎北琪

歌词创作，是横跨文学和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交叉领域，要求创作者既要具备文学知识，又要对音乐创作的基本规律有所了解。清心清心的歌词，的确是把文学和音乐高度融合，让情感与诗意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，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。

清心的歌词，情感的真实把握得很好。有的歌词简洁明了，直接表达情感，让人一听就能够明白歌曲所要传递的情绪。比如《抱歉了爸爸老妈》这首歌：“回家的时候总能见到爸爸老妈路口的焦急/离家的时候总能见到爸爸老妈心底的泪花”，瞬间把人带入一种情境，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可贵。还有《宝贝，你还好吗》中的“不论多累多苦/都要学会坚强豁达/不论风干水干/不要忘记温暖的家”。既有父母对儿女的期望，更有对儿女的牵挂与不舍。而有些歌词则表达得比较委婉，需要通过仔细品味和理解，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情感。如：“多想唤回那远飞的雁/日夜相守相依相伴/多想唤回那远方的雁/相扶相携直到永远”（《祝福远方的雁》）。作者借物喻人，把浓浓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无论是直接还是委婉的表达，都能够引起共鸣，让听众感受到情感的共振。

流行歌曲的歌词作为一种大众文化，要求语言简洁、口语化。清心的歌词不仅符合这一要求，而且具有新意，不说别人常说的，而是说自己独有的句子。他在《一起出发向远方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给我一个出发的理由/我愿放下那手中的繁忙/给我一张爱情的路书/我会把握好前行的方向”，完美诠释了轻松愉悦的心情和阳光向上的精神状态。再比如：“听雨的时候总会想起/你熟悉的身影/此时的你是否一样/也在那绵绵雨中”（《让往事随风飘零》）。简单的语言，直接把听众带入一种熟悉的场景，也把歌曲的情感逐渐推向高潮。运用大众化的语言自然地表达，是清心歌词的风格，这一风格对流行歌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越自然、越朴素的语言，往往越能打动人心。

歌词的韵律美是歌曲能否便于传唱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凤凰传奇的歌曲之所以能广泛传唱，一方面是曲子的旋律美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歌词的韵律美，朗朗上口。这种韵律美，在清心的歌词中随处可见，最典型的就是运用叠音增强歌曲的情感，增加回环往复的音乐美。《再遇故乡》中的“阵阵春风/绵绵细雨/片片芬芳/深深情谊”；《雁别草原》中的“串串忧伤/鸿雁行行”；《春意》一首歌中还有这样的描述：“让风轻轻地吹/让水潺潺地流/远山层层又叠叠/薄雾片片山间游”。

清心歌词中还经常使用语气助词和叹词，如“啊，故乡，美丽的草原/让记忆深深印在心中/啊，草原，美丽的故乡/把思念轻轻撒在风中”（《梦中的草原》）；《雁归草原》中的“我就是那远飞的雁/风雨漂泊了多少年/多想飞回那片蓝蓝的天/向白云倾诉心底的思念”；《感谢你美丽的深情》中“在那飘雨的日子/你离别又重逢/点燃了岁月的沉寂我向你吐露心声/那时的你无忧无虑青春又懵懂/是我让你宁静的心坠入爱的雨中”。这些语气助词和叹词的运用，把内在情感变成外在表现，在歌词中起到承上启下、增强情感表达效果的作用。

清心歌词还有一点就是表达的诗意化。诗意化的表达会让歌词更具美感，让听众感受到语言艺术的魅力。而诗意化的表达离不开修辞的运用，清心歌词中多处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。如：“有一种离别叫做伤感/有一种伤感叫做思念/有一种思念叫做挂牵/有一种挂牵叫做陪伴”（《有一种挂牵叫做陪伴》），运用排比句层层深入展现出情感的忧伤与美好；《深情扎赉特》中的“春天的杏花满山在飘香/夏日的山川绿色的海洋/秋天的河谷七彩的画卷/冬雪里你是圣洁的天堂”，描绘了一幅扎赉特山水的诗意画卷；还有《花不语，风却懂》中“花不语，风却懂/人来人往皆匆匆/山不语，水却懂/物是人非总是空”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
此外，清心歌词中还运用了大量比喻、拟人、夸张、对偶等修辞手法，如《岁月如歌》中“片片云朵在蓝天飘过/那是雨露腾飞的时刻/丝丝暖流在心中流过/那是真情撒下的清波”；《心中思念的河》中的“你是我心中思念的河/像流动的哈达蓝天上飘落”。这样的修辞，彰显了语言的形象、生动，把歌词的思想表达得更加丰富、鲜活。

对清心歌词创作提出如下建议：能否增强歌词的故事性。我们不难发现，有些歌词不仅通过旋律和歌词来表达情感，还围绕一个特定的故事或主题展开，这使得歌曲的情感更为丰富和引人入胜。比如《同等的你》，会让人真正感受到什么才是初恋的滋味。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《画你》《西海情歌》等等，能让听众潸然泪下。通过讲述故事和对细节的刻画，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。其次，可以尝试把古诗词与歌词结合起来，不仅可以提升流行歌曲的层次，还可以借助流行音乐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来传播古诗词。

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民族舞蹈创作的新路径

——以群舞《跟着信号走》为例

◎乌日利戈

共同体视域下，民族舞蹈创作需要探索一条新路径：以创新发展为前提，以融合创新题材为导向，探索新时代、多民族、多地域文化语境中“多元一体”的审美格局。以蒙古族男女群舞《跟着信号走》创作为例，该舞蹈积极探索民族舞蹈创作、表演的新题材、新语境，以及新的审美表现形式，荣获了2024年第十一届华北五省（区）市舞蹈大赛内蒙古地区专业青年组创作一等奖、表演二等奖。该舞蹈编导为阿拉腾巴格那，演出单位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。

多民族多地域文化语境

舞蹈，是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舞台艺术。民族舞蹈的创作具有天然的多民族、多地域的文化语境，是巩固民族团结的文化舞台。身体语言，作为舞蹈作品传达深层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，身体的动态、姿态在特定的语境中交流互动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民俗是流动的、发展的、交融的。

舞蹈《跟着信号走》中，人物角色展现的既是现实生活中牧民生活的舞蹈化、符号化，更是多民族共同生产的文化。作品中呈现的现实身体动作，以及民俗化的身体动作，都在“舞台艺术作品”这一特定的语境中才“具有意义”，从而实现了艺术性的交流目的。作品中大胆运用手机作为道具产生的一系列身体语言，在特定语境中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，给观众传达着看手机、打电话、听音乐等具体意义。同时因这一符号源于当下现实生活，又让不同民族地域的观众得以接受。

舞蹈《跟着信号走》中，跨越民族舞蹈边界的还有汉语说唱和民族舞蹈的融合，“头顶着太阳，脚踏着土地，耕耘着田地，守护着绿色，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周围……祖国的江山如此美丽，何不让我们欢天喜地”，说唱中配合了男女演员耕地、擦汗、瞭望、看手机等动作，探索了民族舞蹈创作语境的现实性、多元性、包容性，是多民族、多地域相互交流、交融的艺术性实践。

“多元一体”审美格局

回顾民族舞蹈创作的路程，积极实践着题材的多样性、形式的多元性，而一系列成果的舞蹈作品也促使民族舞蹈创作的新格局。探寻“多元一体”的审美对象是基于创新层面提出的多角度、多维度的发展问题。建构立足于当下的深层艺术品，通过作品的艺术性交流与观众形成共鸣，从而创造出新的审美意象。

舞蹈《跟着信号走》运用蒙古族舞蹈的柔臂、软手等典型的动作语汇，对牧民眷恋家乡之情、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进行了全新的美学诠释。“信号”指向了信息时代，运用手机与信号呼应使人物形象更具现实生活中的鲜活形象，通过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融合，采用更具现代时尚的服饰，探索出“多元一体”的审



融合创新的现实题材

关注当下现实题材，寻求多样性的创新形式，是新时代民族舞蹈创作追求的目标。在大量的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积累中，民族舞蹈创作不仅在选材上积极寻求现实题材、现实主题，更是在表现手法上探索舞蹈形式的创新性、独特性、艺术性的表现空间，从而赋予作品主题的时代性。如何立足时代、反映人民的精神风貌，是创作者基于创新需要多角度、多维度思考的问题。

舞蹈《跟着信号走》将作品题材视角聚焦“信息时代”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，关注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新变化，对新时代牧民生活场景进行了全新的艺术诠释，让观众在诙谐幽默、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，在大气恢弘的时代号角中感

